

是什么促使了他们选择“愚蠢” ——英国维多利亚地平论与科学之争的历史主义探究

Why They Opted for “Foolishness”:

A Historicist Study of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Victorian Flat-Earthism and Science

欧阳志 /Ouyang Zhi

(安特卫普大学哲学系, 比利时安特卫普, 2000; 根特大学哲学与道德科学系, 比利时根特, 9000;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哲学与道德科学系, 比利时布鲁塞尔, 1050)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Antwerp, Antwerp, 2000, Belgium;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Moral Sciences, Ghent University, Ghent, 9000, Belgium;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Moral Sciences, 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 Brussels, 1050, Belgium)

摘要: 维多利亚地平论是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伪科学之一, 它最终引发了与学界的直接冲突。本文以19世纪30-70年代的英国为研究范围, 考察了其间媒体及当事人的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 首先对维多利亚地平论的缘起进行了叙述。其后结合地平论者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指出把地平论的兴起归因于拥趸们的愚蠢是一种简化叙事, 该叙事忽略了此次运动的复杂性。在悬置那种愚蠢的表象之后, 可以发现, 在地平论者间广泛存在着错误倾向的实证追求。而这一实证热忱与他们的辩论策略、反精英主义交织在一起, 体现了他们对科学民主化的极端诉求。鉴于此, 维多利亚地平论无疑能作为一个特殊案例, 透过这层历史棱镜, 科学与大众的冲突得以以独特的方式彰显了出来。

关键词: 维多利亚时代 反精英主义 地平论 伪科学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flat-earthism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icism, focusing on the 1830s-1870s. By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Victorian flat-earthis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ttributing the momentum of flat-earthism to the ignorance of its zealots is a simplified narrative, as it oversimplifies the complexity of this phenomenon. In doing so, this paper claim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flat-earthism lies neither in religion nor ignorance, but rather in a misguided empirical pursuit. It is their empirical pursuit, combined with their propaganda and anti-elitism, that embodies their extreme advocacy to 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is movement, this paper reveals a more complex narrative regarding the uneasy conflic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Key Words: Victorian era; Anti-elitism; Flat-earthism; Pseudo-science

中图分类号: G301; D082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10.009 CSTR: 32281.14.jdn.2026.10.009

收稿日期: 2025年11月24日

作者简介: 欧阳志(2001-)男, 贵州黔东南人,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哲学系、根特大学哲学与道德科学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哲学与道德科学系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宗教与科学、科学哲学。Email: ouyangre@outlook.com

引言

人们对伪科学的态度是否存在着一种简化叙事?在今天讨论地平论之时,人们往往把宗教因素置于地平论信念的核心位置。但这类叙事实际上简化了地平论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相信地球是平的?是因为宗教吗?是因为这些人选择了愚蠢吗?当尝试回答此类问题时,我们再次习惯性地简化答案,进而将他们看作狂热信徒、欠缺科学教育的人。

但是,当回望维多利亚时代之时,彼时英国的地平论者呈现出了与上述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特征:在他们的运动中,广泛存在着对实证的热忱。他们的运动在1870年达到顶峰,在这年,地平论者向英国学界发起了挑战,双方进行了一场旨在验证地球形状的实验。这场实验的重点在于,双方都认可了实验的设计与准备,甚至双方也都认可了实验的结果。但是,基于这一共同认可的结果,双方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科学人士声称地球是球形的,而地平论者却用同样的结果推论出地球是平的。这意味着,这场冲突不再是简单的实验争辩,它更揭示了一个现状:在科学解释中,哪怕在设计、操作与结果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仍可能促使非科学人士得出与科学共同体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与其将这场争论仅视为历史上的一个趣闻,更恰当的做法是将其视为早期科学民主化发展中的独特案例。

对这个案例进行历史主义研究,不仅有助于阐释伪科学的形成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这样一个科学刚开始体制化的时期,这一研究能探清科学民主化诉求的早期形成。此外,对这一案例的分析也可惠及今日之科学哲学研究。在今天,广泛存在着“民科”“民哲”的反精英主义,人们习惯性地把这看作是欠缺基本教育的结果。但这种态度或许也让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地平论这类伪理论是大众对科学民主化诉求的极端展现。故而透过维多利亚地平论这一独特的历史棱镜,能进一步厘清科学共同体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冲突。

一、维多利亚时代的地平论

1. 现代地平论的缘起

地平论的准确起源难以考究,这种对大地的朴素认知早已存在于各个古文明中。因此,对地平论的历史源流进行叙述无疑是极具野心的。出于类似原因,也很难对地平论退出学术舞台的时间下一个准确定论。但以开普勒、牛顿理论为代表的近代天文学史无不展示出,地平论很早就学术领域失去话题性了。其后又在1735年,法国科学院派遣了两支科考队前往秘鲁和拉普兰进行考察,由此人类首次以实证方式确认了地球是一个两极略扁、赤道略鼓的球体。^[1]

因此,一个保守的论断是:至少16世纪以来,地平论在欧洲学界从未成为过主流。但它并未就此消失,在19世纪的英国,一场新的地平论运动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这次运动打响第一枪的是一个化名为“视差”(Parallax)的人,他在往后的数十年里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直至他逝世后,在他追随之人所写的文章中,人们才确证了“视差”的真实姓名塞缪尔·罗泊瑟姆(Samuel B. Rowbotham,为避免交叉使用造成的混乱,下文统一使用“视差”)。“视差”很早便展现出了对地平论的热忱。1838年,22岁的他正在一个欧文主义社区里当书记员。某天他在社区内做了一次并不成功的地平论演讲,这让他不久之后就被赶出了这个地方。([2], p.97)不过这次挫折并没有打倒他,在1849年1月15日,特洛布里奇再次出现了他的身影,他给当地市民做了一次题为“泽特天文学”(Zetetic Astronomy)的地平论讲座;同年,他出版了一本与之前演讲同名的册子。但这些行为并未掀起波澜,甚至这年的12月,他在演讲时还因为答不上观众的提问而匆匆逃离会场。直至1850年,在他于利物浦力学学院举办了两场讲座之后,方才第一次引起了轰动,在这之前虽然他也在传播地平学说,“却没有得到报刊出版社丝毫的关注”。([3], p.2)在讲座中他宣告,他已在苏格兰海岸进

行了实验并证明了地球是平的。尽管当场就有许多反对意见，但记载“所有反驳都被他非常满意地回应了”。^[4]这两场讲座仅仅是他漫长计划的开始，至少在1850年，他已让自己以“视差”这个名字变得举世闻名。^[5]归功于频繁出没于各地进行演讲，“视差”招揽了一些追随者，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位为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与威廉·卡朋特（William Carpenter）。这两位追随者随后点燃了向英国学界开战的导火索，并在英国掀起了层层波澜，以至于从大众到学界都卷入了这场席卷半个世纪的风波。

而这一切都围绕着“视差”所创立的泽特天文学开始。

2. 泽特天文学及其创立者

作为“视差”常用的演讲标题，“泽特天文学”在当时的英国成为了一个媒体热词。在1865年版的《泽特天文学》中，“视差”对这个词做了词源的分析，他声称“‘泽特’（zetetic）这个词取自希腊语动词‘zeteo’，意为仅通过探寻（Inquiry）来寻查（search）或考察（examine）”。（[6]，p.3）而这种探寻在他看来就是实验，实验也因此构成了《泽特天文学》全书的总基调。这部书共出版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为1849年版、1865年版与1873年版。1849年版仅为十几页的小册子；1865年版则被

他扩写为两百余页的书籍，而1873年版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修正与扩写。在这之后，在1881年有过一次再版，但内容与1873年版完全相同。

在1865年版的《泽特天文学》中，“视差”首次用图画展示了在今日地平论中仍颇为流行的太阳系模型：地球是一个平面的圆盘；人们所认知的南极实际上是一堵环绕着这个地平圆盘的高大冰墙；而太阳则围绕着这个地平圆盘作持续的圆周运动。（图1，图中“N”为北极，而南极则为一堵环形的冰墙）

同时，他认为环球航行也不能证明地球是个球体，因为在一个圆盘的边缘绕一周航行依然能回到原点（图2）。（[6]，p.37）

他的很多论点都很荒谬，但此处需关注并非“视差”的论点，而是他与他的追随者的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驱使了这些人得出并相信了这种地平学说。是因为愚蠢或宗教信仰吗？抑或是为了哗众取宠？事情的经过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在“视差”追随者的煽风点火之下，他们的地平论运动在其高潮阶段逐渐展现了这其中的复杂性。

二、信仰抑或实证：地平论者的依据

1. 事件的高潮：对全英国学界的“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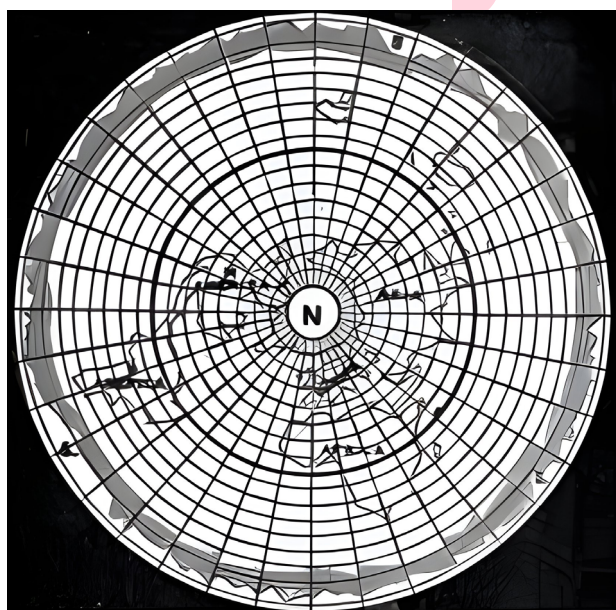


图1 “视差”所画的地平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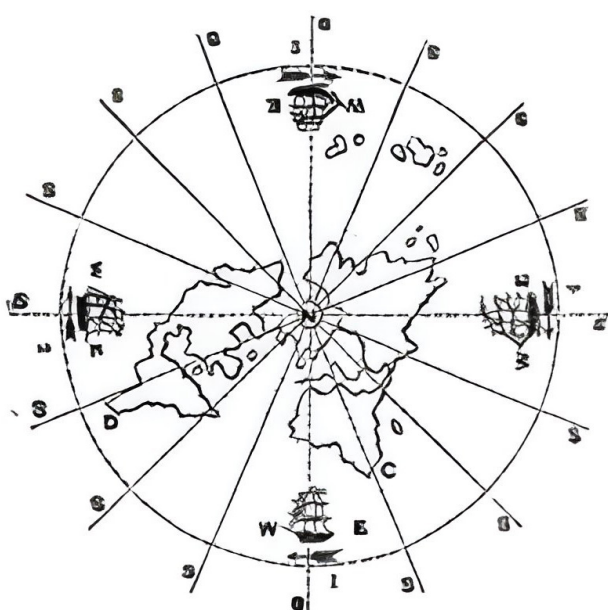


图2 “视差”证明平面可复现环球航行图

1870年1月1日,“视差”的追随者汉普登发布了一则挑战宣言。据转载,他的声明如下:“本人愿意在相同条件下押上50到500英镑,并向英国所有的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教授们发出挑战:请他们从圣经、理性或事实出发,证明世界是球形的并且是正在旋转的”。^[7]数天之后,他宣称已找到了一名来自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挑战者。而这位挑战者就是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他与达尔文共同创立了自然选择理论,故而他在当时极富盛名。不过,那时的他在几次投资中屡屡失败,经济状况不甚良好。([8], p.361)在这时,这笔赌金对他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于是华莱士决定以身入局,他相信自己可以彻底击败地平论。

不难想象,华莱士最终赢得了这场实验的胜利。但对这一实验的剖析,需建立在后文有关地平论者所使用之策略的探讨之上,因此,此处将留待于下文相关部分进行讨论。总的看来,华莱士的名声让这场实验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当时英国各地的报社收到了源源不断的文章。其中多数都批评了地平论者们的愚蠢;^[9]还有人使用诸如经纬仪之类的笔名嘲弄地平论者;^[10]有些文章呼吁人们不应该被一个地理理论家误导,而是应该相信一个地理学会的行家能手;^[11]还有一些人指出“这个事件应该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每当一位看似有说服力的演讲者……攻击科学公认的结论时,他自己总会多少受到一些伤害”。^[12]

观之报社的反应,正如上述摘引所反映的那样,媒体对这次实验批评颇多。但是,假使暂且搁置那些情绪化的侮辱,在这些批判中反而展现出了地平论者们与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一个特征。正是接下来的这个特征,令人不得不怀疑那种简化叙事的可信度——维多利亚时期的地平论者真的只是愚蠢而又只会辩经的狂热信徒吗?

2. 维多利亚地平论中错误倾向的实验热忱

媒体的观点多样,但争议几乎都围绕着实验展开。维多利亚地平论者在此展现了截然不同的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对实验的重视。与

今日地平论者相比,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关注点,尽管今天的地平论者也在试图证明些什么,但他们终究还是回归到了宗教或阴谋论的怀抱:要么是《圣经》表明了地球是平的,要么就是NASA和政府欺骗了大众。^[13]

对比之下,维多利亚地平论者们显得更为“科学”:他们非常明确地把实验放在了核心位置。对“视差”而言,“通过设置实验,得出明显且不可拒绝的事实”,([6], p.3)这方为泽特天文学中“泽特”的内涵。“视差”解释道,“‘泽特’被视为与‘空谈的(theoretic)’相反,空谈的就是一些想象的、理所当然的东西;而‘泽特’,就是意为可见事实的、非假设的”。^[14]换言之,他并不意在建构抽象的理论,而是在实验中寻找可靠的依据,他认为从实验得出的结论将远比那些凭空构建的理论或体系要更加地一致且令人满意,([6], p.3)也因此,“实际上,地平论远远不是挥舞着圣经……罗泊瑟姆(‘视差’)更加专注于‘科学的’证据”。([2], p.147)

因此,尽管有着不理性的推论,但在推崇实验这一点上,“视差”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在《泽特天文学》于1849年第一次出版时,它近乎就是一本实验手册。而汉普登挑战英国学界的轰动实验是1870年的事情,距《泽特天文学》的首次出版已有二十一年,这说明他们对实验的追求并不是突发奇想的,而是在伊始就以实验为中心。1865年再版时,“视差”把它扩写成了两百余页的“专著”,在其中他详细记载了实验的场地与设置。足见得,这些地平论者对经验的热忱确实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如汉普登所声称的那样:“对那些因习惯与偏见而顽固地依赖错误与虚假的人,我们反对和他们进行纯粹的口头辩论”。^[15]

汉普登继承了这种实验热忱,于是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他计划在一次实验中击败学界。虽然华莱士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汉普登的热情并未就此消减,他渴望用其他实验说明华莱士是错的。于是他进行了另外三场实验。^[16]在这些实验中,实验者都声称他们最终只能确定被作为实验对象的河流是平的。^[17]当然,这些实

验并没有得到太多认可。但这仍彰显出了一点，即汉普登始终希望在实证层面击败华莱士，这和他们一直以来的主张保持一致。这表明他们并非那种盲目的疯子——无论是为了立论抑或为了击败别人，他们都借由实验寻求依据。

综上，维多利亚地平论的特征远比表面复杂。尽管以专业科学人士的视角来看，他们的方法论并不算严谨。但无法否认的是，在他们的学说里，实证作为理论建构的重要一环，得到了特别的重视。那么，这些“讲究实证”的地平论者，究竟是如何编织了他们的伪理论呢？

三、维多利亚地平论者的策略

1. 知识伪装术：科学概念的拆解与重组

汉普登和著名生物学家华莱士的那次实验在老贝德福德运河（Old Bedford Canal）进行。这条河上横跨着两座桥，分别是老贝德福德桥和韦尔尼桥，它们之间的直线长度有6英里，这是一个足以观察到曲面特征的距离。双方分别任命了两名证人：华莱士邀请了一名医生，汉普登则指定了另一名地平论者卡朋特。^[18]实验于1870年3月5日正式开始，实验场地的情况与设置如下所述：华莱士首先在老贝德福德桥上挂了一块显眼的白布，“布的中间有一条黑色布条（C）……在两座桥的河流中心点，竖起一根长杆，长杆上有两个红色圆盘：上方圆盘（B）的高度与黑色布条（C）及望远镜（A）视线相同”。（[8]，pp.365-366）

如此设置，有两种可能情况：（1）如果地球是平的，那么处在同一高度的望远镜A、圆盘B、布条C就会形成一条直线，那么观察视线应如图3所示；（2）而华莱士预计，观察结果会如图4所示，也就是说由于地球是弧形的，这些同一高度的标记实际上并不是“同一高度”的。

最终，观察的情况符合华莱士的预测（图4），也就是说这段河流确实存在曲率。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证人卡朋特表示，这明明是一条完美的直线——但这位地平论者并没有否认

这次实验的观察图像。真正重要的是，卡朋特基于同一个观察结果，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卡朋特用一个具有迷惑性的说法来替换了术语的内涵：“在望远镜中，这些观测点看起来在各方面都等距排列……首先是远处的桥梁，其次是中央的（圆盘）标志，最后是代表观测点的（望远镜上的）水平十字线”。^[19]卡朋特在等距排列上的表述是正确的，唯有在十字水平线的内涵上出现了错谬。而这正好利于他的观点：按卡朋特的说法，十字线代表的是观测点，也就是观察者所在的位置，那么又因为近大远小，进而他认为，这种各点等距排列的现象意味着这段河流是平的。^[20]华莱士反驳道，望远镜十字线的含义不是观测点，它代表的是“相对于望远镜而言的任意远处物体的真实水平线”。（[8]，p.368）但卡朋特仍固执己见。但他又是否由于愚蠢而这样做的？恐怕并非如此。在实验报告中，卡朋特专门列出了一个“定义”的部分，在其中他写道，“当术语‘水平’被使用时，应在普通的力学意义上来理解，而不是像天文学家那样视其为一条与地心等距的曲线”。^[19]在测地学中，水平并非严格的直线，而是一条与地心等距的曲线，即顺着地球曲率延伸的理想弧线。卡朋特在明确知晓这种科学用法的情况下，仍将水平理解为平直的，并以此作为论证前提。这意味着在地平论者们的行动中，他们在有意地使用一个策略，即通过替换和拆解原有的科学概念，进而为自己的论证服务。

2. 反精英主义：“我能成为下一个哥白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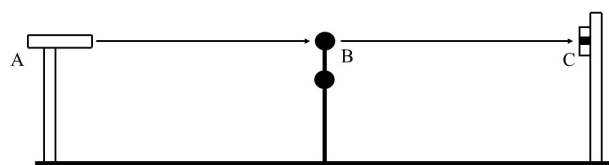


图3 地平模型下预测的观察侧视还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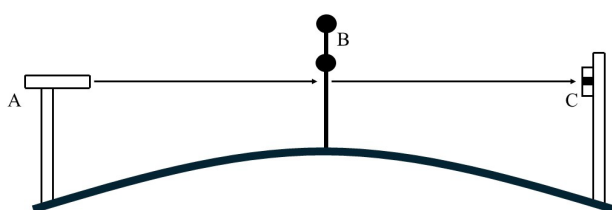


图4 地球模型下预测的观察侧视还原图

“如果有一个新理论要取代现在所接受的理论,那么为什么不是‘他’成为那位新的哥白尼呢?”([21], p.270)在1864年“视差”的一场讲座中,台下的天文学家理查德·普罗克特(Richard A. Proctor)担忧地写道。这些地平论拥趸并非仅是哗众取宠的家伙,在他们的运动中广泛存在着反精英主义的口号。他们在活动中主动地宣传针对学术精英的反抗,号召大众争取知识的平等权利。为此,汉普登就曾在大街上分发手册、诉诸于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对公众号召,“‘数一数纳尔逊柱基座上的狮子’和‘确定你脚下地球的形状’一样容易”。([24], p.92)通过实践活动,他们以期强化“人人皆可成为哥白尼”的反精英叙事。而此类叙事在他们的理论宣传中得到了加强。“视差”曾写道:“种种理论本就是不确定性的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依赖于一个时代的心情和反复无常。有时这个时代偏爱一个理论,有时又偏爱另一个理论”。([22], p.2)他引用了哥白尼的一段话,企图证明哪怕在科学巨人看来,科学论据本身就是个服务于论证的假设:“地球运动的假设什么都不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这个假设的价值仅在于它能够解释现象,而不是用来衡量绝对的真理或谬误”。([6], p.4)地平论者将这些话视为证据,认为众多天文学理论也不过是一个无关真假的假设,它们的作用仅仅在于能够解释现象。就好似“燃素说”能解释燃烧,但这并不意味着“燃素说”的正确性。

在这种理解下,实际上科学知识从假设到理论的复杂建构过程被彻底忽略了,进而科学知识被还原为了纯粹的假设。科学史也被简化成了几个明星人物的传承,一位科学家被另一位替代,一种理论又被下一种无需基础的假设推翻,这种叙事削弱了科学的公众信任基础。通过这种手段,他们有意地为自己的地平学说创造理论地位。早在1861年,在格林尼治这座城市代表着英国天文学发展高峰的城市,当地的《格林尼治自治市自由报》便为这位“视差”戴上了王冠:“难道我们可以肯定不会出现比牛顿更伟大的人吗?不,我们会等待这一刻”。^[23]

四、地平论的社会反响:公众与科学界

1. “愚昧”大众是否是地平论的催化剂?

学术精英往往有着超前认知,但这些走在时代前沿的人并不能代表他们时代的普遍观念。因此,或许有时把目光集中在普罗大众身上更为合适。那么,在面对这次地平论运动时,英国民众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又是否有足够的科学素养来避免成为地平论的助推手呢?

1838年,曼彻斯特统计学学会发表了工人教育水平的报告,可以发现除曼彻斯特外,所有地区的识字率都达到了50%以上。([25], pp.11、vi、xii)

考虑到此次调查的样本数量大、涉及地区广,因而大众识字率在50%以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同时,由于“1836年,出版印花税的价格从四便士下降到了一便士”,([26], p.48)这也使得民众足以负担报刊的花销,在印花税下调十二年后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取样的1260个平民家庭中,“仅有29家是不读报纸的”。([27], p.216)其后又经《1855报纸法案》,印花税被彻底废除。^[28]这一结果正好利于新闻媒体的发展,欣欣向荣的媒体行业无疑为民众了解科学动向提供了便捷的工具。譬如,在1857年,雅克·巴比内(Jacques Babinet)在法国科学院宣称要重新测量地球时,就有多家英国报刊迅速跟进报道了此事。^[29]^[30]正如媒体追踪的热点所反映的那样,英国人对我们脚下大地的探索热情仍在持续。这种对地球的深究热情也在宗教群体中引起了共鸣,当时的《基督教新闻》就写道:“如果天文学证明了什么的话,它就证明了我们的地球并非是物理宇宙的中心。它甚至并非我们太阳系的中心”。^[31]

这类来自信徒的观点并不罕见,一名牧师就公开了自己和汉普登的一次争论。这名牧师写道,他曾试过去会面那位臭名昭著的汉普登。但在考虑之后,他和其他牧师们一致认为并不值得浪费精力在他身上。^[32]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针对地平论的埋怨不仅出现在神职人员身

上，平信徒们同样对此不满。一个平信徒就在报刊来信中争辩道“圣经没有说地球是一个平面圆盘，也没有说它是其他任何平面的形状”。^[33]随着反对地平论的声音不断增强，都柏林新教工人协会举办了一场天文学讲座，演讲牧师公开声明“这次讲座证明了所有的精确科学，包括牛顿与哥白尼的宇宙学、或者说天文学体系，都有其恰当的源头在圣经中”。^[34]

结合上述考察，可以发现，哪怕在宗教氛围比今天更为浓厚的维多利亚时期，当时的民众也不欠缺基本的科学知识，他们也不是盲目的信徒。有理由认为，当时的多数民众对地球的认知和今天的人们并无太大差距。至此能够肯定，虽在科学素养上仍比之当今不如，但当时的多数民众也不可能成为地平论的盲目拥趸。

2. “悖论者”：地平论者抑或科学家？

“我应该把这些人叫做‘悖论者’（paradoxer），而他们的体系就是一个悖论，”（[35]，p.2）逻辑学家德·摩根（Augustus De Morgan）对那些持有古怪观点的人如此评价道。作为这些悖论者之一，“视差”也得到了德·摩根的关注。在阅读了《泽特天文学》后，德·摩根讽刺地写道：

我认为，……一个非洲假说，比这本书（《泽特天文学》）更能解释（天文）现象：太阳沉入西边的大海，然后当地人把它（太阳）切成碎片、放在锅里煎炸，然后再把它拼起来，绕着海洋转一圈，最后再把它放在东边。（[35]，p.309）

但在讽刺之余，德·摩根似乎也产生了些许不安，他不得不承认“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关于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论证，确实有在各地到处传播。”（[35]，p.307）德·摩根最后一次关注“视差”，是在听说了1864年10月“视差”在普利茅斯举办了一次地平论讲座。而在那场讲座中，天文学家普罗克特刚好在场。在那场讲座之后，普罗克特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和德·摩根一样的不安，普罗克特回忆道，当时许多在场的居民带着一种感觉离开了，“这种感觉……曾被表达过：‘现代天文学中一些最重要的结论

受到了严重的削弱’。”（[21]，p.283）

除了普罗克特等愿意讨论这次事件的科学家之外，也有一些不愿参与其中的学者。在当时，汉普登曾给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乔治·艾里（George B. Airy）寄去了多封信件，艾里为此专门整理出了一个题为“疯狂”（Insanity）的类别用来放置这类来信。（[36]，p.58）艾里在后来甚至已不怎么愿意回复汉普登了。这个决定似乎是明智的，尤其是和华莱士主动以身入局的行为相比。虽然在那场贝德福德运河的实验中，华莱士赢得了胜利，但他的行为并未得到太多学术圈的支持，甚至他的鲁莽行径对他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困扰。1879年，达尔文希望给贫困中的华莱士争取一份津贴，于是向自己的密友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写了一封信寻求支持。但胡克在回信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拒绝，“……他（华莱士）接受了那个有关地球球体的疯狂赌注，并把钱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对于一个坚定立场的科学家来说，这并不光荣。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朋友为其背书政府津贴的申请会非常困难。”^[37]

总的看来，当时的学界存在着两难倾向，学术精英们自己也成为了“悖论者”。一方面，学术精英们出于身份的不同，并不愿过多地参与争论；另一方面，这次运动的社会影响之大又使得他们不得不给予它重要的关注。但是，学界的分歧使得这些学术精英从未找到一个合适的手段应对这次事件，而他们的地平论对手则团结得多。最终，这场由“视差”引发的地平论运动成为了现象级的社会事件，而学界则不得不动地面对这一持续扩散的社会议题。

余论与反思

随着“视差”在1884年的去世，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地平论运动也逐渐落下了帷幕。卡朋特则在1880年左右移民美国，并试图将这次运动的成果推向大洋彼岸，但他在美国的行动从未具有犹如在英国时的影响力，他多数时间都以印刷工为业，他和妻子在巴尔的摩

度过了余生。而汉普登,据华莱士的回忆,他“在经历了十五年的斗争之后仍坚守阵地……”([8], pp.375-376)直到1891年逝世,汉普登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着他理想中的科学斗争。

尽管地平论者们曾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但科学中终究不会有诡辩者的位置。但不可否认的是,维多利亚地平论具有着多层的结构,其中包括对实证的追求、认知平等的愿望,以及对精英主义的反抗。故而简单的“愚蠢”一词是无法解答其内在的复杂性的。这次运动实际上也反映了19世纪以来大众对科学民主化的迫切渴求。回望今天,反精英叙事早已成为了广泛流行的观念之一:在自然科学方面,进化论、万有引力在“民科”中每天都处在被推翻的境遇里;在人文学科方面,“伪史论”“民哲”等更是在自媒体领域混淆视听。而维多利亚地平论作为科学史上的独特案例,我们无疑能从对它的研究中探索这些极端诉求的复杂结构,进而避免那种一概而论的简化叙事,从而更加客观地看待大众与科学共同体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

[参考文献]

- [1] Iliffe, R. 'Aplatisseur du Monde et de Cassini: Maupertuis, 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the Shape of the Earth in the 1730s' [J]. *History of Science*, 1993, 31(4): 335-375.
- [2] Schadewald, R. J. *Worlds of Their Own: A Brief History of Misguided Ideas: Creationism, Flat-Earthism, Energy Scams, and the Velikovsky Affair* [M]. Philadelphia: Xlibris, 2008.
- [3] Carpenter, W. *One Hundred Proofs that the Earth is Not a Globe* [M]. Baltimore: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885.
- [4] 'The Earth Not A Globe' [N]. *Manchester Courier*, 1850-06-08.
- [5] 'The Form of the Earth' [N]. *Leeds Intelligencer*, 1850-10-05.
- [6] Parallax. *Zetetic Astronomy: Earth Not a Globe!* [M].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and CO., 1865.
- [7] Hampden, J. 'A Nut for the British Scientific Association' [N]. *Bedfordshire Times and Independent*, 1870-01-22.
- [8] Wallace, A. R. *My Life: A Record of Events and Opinions* [M]. London: Chapman & Hall, 1905.
- [9] 'The Rotundity of the Earth' [N]. *Wilts and Gloucestershire Standard*, 1870-04-02.
- [10] Theodolite. 'The Proof Trial of the Earth's Convexity Examined Demonstratively by "Theodolite"' [N]. *The Weston-Super-Mare Gazette, Clevedon Journal, and East Somerset Advertiser*, 1870-04-09.
- [11] Poole, E. Y. 'The Bedford Level Curvature: The 'Nuts' Cracked, and Found to be Empty' [N]. *The Weston-Super-Mare Gazette, Clevedon Journal, and East Somerset Advertiser*, 1870-04-30.
- [12] "'Parallax" Corrected' [N]. *London City Press*, 1870-04-02.
- [13] Mohammed, S. N.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Flat-earth Videos on YouTube' [J]. *The Journal of Social Media in Society*, 2019, 8(2): 84-102.
- [14] 'The Earth Not a Globe' [N]. *Western Daily Mercury*, 1864-09-27.
- [15] Hampden, J. 'Fallacy of the Copernican System' [N]. *Cosmopolitan*, 1870-03-03.
- [16] 'Is the Earth a Plane or Globe?' [N]. *North Wilts Herald*, 1870-05-28.
- [17] 'Untitled' [N]. *Bath Chronicle and Weekly Gazette*, 1870-05-19.
- [18] 'Experimental Proof of the Rotundity of Our Earth' [N]. *Field*, 1870-03-05.
- [19] 'The Convexity of Water' [N]. *Field*, 1870-03-26.
- [20] 'The Earth Flat' [N]. *Wilts and Gloucestershire Standard*, 1870-03-12.
- [21] Proctor, R. A. *Myths and Marvels of Astronomy* [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877.
- [22] Parallax, *Zetetic Astronomy: Earth Not a Globe!* [M].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and CO, 1873.
- [23] 'Zetetic Philosophy' [N]. *Borough of Greenwich Free Press*, 1861-05-11.
- [24] Garwood, C. *Flat Earth: The History of an Infamous Idea* [M]. London: Pan Macmillan, 2008.
- [25] Carpenter, K. E. *British Labour Struggles: Contemporary Pamphlets 1727-1850* [M]. New York: Arno Press, 1972.
- [26] Mitch, D. *The Rise of Popular Literacy in Victorian England: the Influence of Private Choice and Public Policy*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 [27]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ate of the Poorer Classes in St. George's in the

- East'[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1848, 11(3): 193–249.
- [28]'Newspapers Act 1855'[EB/OL]. https://www.gbpa.org.uk/information/sources/acts/1855-06-15_Act-18-and-19-Victoria-cap-27.php. 1855–06–15.
- [29]'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N]. *Sun (London)*, 1857–11–19.
- [30]'Academy of Science'[N]. *Macclesfield Courier and Herald*, 1857–11–21.
- [31]'Literature Column'[N]. *Christian News*, 1854-09-02.
- [32]'The Rev. Dr. Tresham D. Gregg, Mr. John Hampden, and the Figure of the Earth'[N]. *Weston-super-Mare Gazette, and General Advertiser*, 1870–01–01.
- [33]Theodolite. "'Philosophy" Confirmed'[N]. *The Weston-Super-Mare Gazette, Clevedon Journal, and East Somerset Advertiser*, 1870–01–29.
- [34]'Lectures by the Rev. Dr. Gregg'[N]. *The Weston-Super-Mare Gazette, Clevedon Journal, and East Somerset Advertiser*, 1870–01–29.
- [35]De Morgan, A. *A Budget of Paradoxes*[M]. London: Spottiswoode and Co., 1872.
- [36]Clodd, E. *Memories*[M].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LTD., 1916.
- [37]'Letter No. 12362'[EB/OL]. <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letter/?docId=letters/DCP-LETT-12362.xml>. 1879–12–18.
-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

